

藏

書

書名臣傳卷十三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邳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需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

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繇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襍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意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

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
知罪臧。皆應記。而宜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
印綬。付吏爲記。謝宜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
有名。輕宜。宜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
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
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
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鑄。令孔子
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
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

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
不辦而粟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
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宜卽以令
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宜因移
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
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
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宜得郤中吏氏
罪名輒名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
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悅

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
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
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
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
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
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
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
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
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

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
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
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
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邛成太后
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宣子惠亦
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畱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畱彭城數日案行
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畱令掾進見自

從其所問。宜不教戒。惠吏職之意。亘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具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鄭令。永始元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謀亂，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名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爲人賊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

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

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田後乃令死者家各自
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獻繖長安中歌之曰安
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諱不謹枯骨後何葬賞
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
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貫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
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者。姦。惡。甚。於
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
不。敢。闖。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
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

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救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贓慎母然。」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言，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

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更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旣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註

直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
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
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
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
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
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
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
驚頃之間下掾贛遂耆老夫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

遲博出教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閉
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袪不中節度自今
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
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
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
耳亡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
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
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
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

賁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懣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畱不出功曹諸掾卽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

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爲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爲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救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教禁

母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禁
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
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
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
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
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
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爲寇
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爲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爲山

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
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
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
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目
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試與正監共撰前世
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
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卽其條白焉博
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

請如此以明示下爲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卽位以博名召見起家復爲光祿大夫遷爲京兆尹數月超爲大司空博爲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爲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卒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爲丞相封陽鄉侯趙玄

以少府爲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
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之
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一二三失父孤學給事
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
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亡能所宜蔡父大奇其
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官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
學問方進旣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
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
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

衆曰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
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
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
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
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
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
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
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當誠小史謹事司直翟君必

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
寬容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獄
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
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
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空
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
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
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
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

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修飾僕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
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絜請託
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
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
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
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勅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禽。

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
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
同縣趙奉伯家。三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
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若兒
昨不幸遇疾暴歿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
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歎引，又定州流
人鮮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
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歿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
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

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諭慶
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其語疑
其有異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
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衿愍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
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
具報崇崇一鞠卽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
兵泊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
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
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

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歿可掙。後隨高人
規自脫，吾必效守此城。時州人裴綯等受梁假豫州
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
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
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
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臧王公嬪
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
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
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

長子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
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錐。

○張嘉貞

張嘉貞，猗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召見異之，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鄆州別

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
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卽以爲天
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
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
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
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
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
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
帝曰卿第往行卽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

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

年思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
嘗相國矣未嘗且有餓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
能有也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彊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徼巡則貓能

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袞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旣而袞入

臨遣從吏扶立殿墀上。祐甫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留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空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袞爲罔上，卽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

戰討啟巧填委故官賞繆系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
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
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
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
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
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
不與聞知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
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
卽召駕鶴畱語移時而代者白志貞已入軍中矣淄

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謂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己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遺以贈帛菽粟受而緘鏹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象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吏有一錢在鬢，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

首申府自劾以薦入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
相二州太宗聞其強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冬東
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
恩充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
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用詠至府見城中
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
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
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尚充斥繼恩恃
功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

廷欲斬之。吏股僕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可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將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隣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召謂曰：今賊餘黨所在尚多，招安使覘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向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繼

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申來是時羣黨訕訕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盱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慄慄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刑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鈴轄空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

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
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橫之
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
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
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
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曹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
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個後食
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
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

于市卽日帖然詠曰譌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
譌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
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蒿呼者
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謹每夕張燈炷
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
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
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
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
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遺之官

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
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歿其子三歲
富民命其壻主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
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
閱之以酒醑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子幼故以此
屬汝不然子歿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
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
撫御才其能緩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據
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

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間之鼓舞相
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允令下人情無不慰愜
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畋問其旨
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
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
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
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
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
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

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居無賭博市易不敢誼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即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諡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卽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束帛萬錢張卽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與人煙踈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

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
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
答卽推戶詠先以牀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旣呼
不應卽排闥詠忽還立其子閃身入詠擿其首斃之
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
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
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少
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
質明爲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

滄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吾心公。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辭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政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凡

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
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
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節
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
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趨豹
林谷以弟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
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憇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
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
乞得江南佳麗地亦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

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累乞罪
地不許因腦邊瘡今金陵養疾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十四之十八

總論在前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代

張儀

陳軫

犀首

樗里子

甘茂
甘羅

范睢

蔡澤

孟嘗君

馮驩

春申君

呂不韋李園

藺通

蘇秦卒

陳平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虞詡

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魯肅

周瑜

別見

呂蒙

別見

陸遜

別見

陸抗

別見

劉巴

龐統

法正

王猛

姚崇

李泌

呂夷簡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七智謀名臣

○蘇秦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空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爲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

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噶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

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
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
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
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
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
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
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
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

則可。然吾國小，西迫疆趙，南近齊，齊趙疆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歿，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曰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
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
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
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
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
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
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
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

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割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魏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

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
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
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
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空
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
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
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
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
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

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空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

棠谿墨陽合賻鄧師宛馮龍淵太河皆陸斷牛馬水
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咬芮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
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而事秦交臂而服
羞社稷爲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復
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
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
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

臣聞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于牛後乎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瞑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矣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名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鞦韆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

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恥之臣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併力一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

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
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
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闖鞠者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
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
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爲大王羞之且夫
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
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

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凶隨其
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
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
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
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
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畱意計之齊王曰寡
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

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涇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弱則楚彊。其勢不兩立，故爲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

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壤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

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
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
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
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
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
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
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使我有雒

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

印乎宜似今之於是散千金

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

百錢為資及得富

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

者其從者有一人

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

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且時我困故望于深是

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而六國從親歸趙趙肅

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

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為其易太史公兩人斷

語極當極可賞也

○蘇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其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爲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說

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如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
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以爲其愈充腹，而與餓人
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
城而長，與彊秦爲仇。今使羽燕爲鴈行，而彊秦蔽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
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
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
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
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

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
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
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
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
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
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宐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所以不信傷臣於王
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
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
一會非欺之也臣棄

老母於東周固去切○骨○之○談○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肖爲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饑歿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歿，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鄙齊之疆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

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不得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

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
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
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
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效殊而走蘇秦且歿乃謂齊
王曰臣卽歿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
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
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生
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

蘇秦歿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組耨而干大王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

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塞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玉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
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
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
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
欲囚蘇厲。燕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燕相子之
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
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
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
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

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燕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
宋加之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
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
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
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
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復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
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齊而
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

必長賓之秦挾賓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彊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攻宋

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故、
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
齊、如、脫、躡、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
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卑、也。今、收、
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
而、取、危、卑、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
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若、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
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主、之、事、
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

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

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鏃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

以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二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空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臣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鄆阬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

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刦魏。不爲割。因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姦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郢。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歿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

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歿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歿天下其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

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此、便、是、辯、儀、也、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其執張儀掠筭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是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
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
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
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
因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
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
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

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

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顛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齋。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

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肖聽儀
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
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
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
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
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
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
限從鄴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
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

亭鄆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涇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

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

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美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

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
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
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
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
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
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
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
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
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也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

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
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
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
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
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
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
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
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
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爲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爲言而出之於是卽

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

蘇、秦、未、歎、備、不、有、謀、趙、明、矣。

既出未去聞蘇秦歿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境壤界

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

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箒之妾

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

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

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爲大

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

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

此後

方、明、說、六、國、歟、從

遂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湣王，西說趙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卽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

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若以其先歿。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爲忠乎

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主以其言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

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歿。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歿。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

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

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歿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

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

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昭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

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
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
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
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
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
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疆弩在後
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

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

王立以甘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
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
人歿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
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
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
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空陽大縣也上黨
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
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

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

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名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迨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

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
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
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
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
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
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
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
曰善卽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

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
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
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
之家以市於齊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歿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
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
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
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
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

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
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
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
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
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
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
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
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
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

稟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處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名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

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
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
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
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
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
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
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
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